

北国风光

风过村庄

□王国梁

冬天的村庄，安静得仿佛睡着了一般。天地睡着，田野睡着，房屋睡着，树木睡着，连鸡鸣狗吠的声音都稀落了不少。只有一场朔风呼啸而来的时候，村庄才会忽然被惊动。

我不知道风是如何吹起来的，刚刚还一派沉寂，突然间嘹亮的号角就响了起来，似乎就是为了来打破冬天的静默。村庄静默久了，就有了荒芜之感。冬天本来就是万物蛰伏的季节，如果再没有点声响，就只剩一片苍茫寂寥了。

冬天的风有很多名字，北风、朔风、劲风、寒风、雪风、刀风，个个剑气森森，寒意逼人，让人闻而生畏。风过村庄，要进行一场气势浩大的“战事”，把残余的枯枝败叶席卷一空，把残留的细枝末节扫荡净尽。

“长啸出原野，凛然寒风生。”冬天的风一定是从遥远的地方来的，它率领着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在空荡的原野上日行千里，抵达村庄的时候，依旧豪气冲天，丝毫没有萎靡之态，反而把战旗高高竖起，有一展雄风的气概。朔风凛冽，天寒地冻，残阳如血，炊烟漫舞。村庄在风声中瑟瑟发抖，战战兢兢缩着脖子、抱着肩膀，默默等待寒风打马而去。风吹了又吹，小村庄显得更小了。小成了大地上一个标点，小成了天空下的一个符号。风不会在哪个村庄停留，因为它还有更大的世界，它要穿越一个又一个村庄。风把世界上的村庄联系起来，所有的村庄都要在一场场的风里，学着牢牢站立、牢牢扎根。风吹了几千年，村庄绵延了几千年。风来自洪荒时代，而村庄要在风中走向丰饶和文明。

“塞风动地气茫茫，横吹先悲出塞长。”寒风吹彻，气韵苍茫。冬天的风声，尖利如同呼哨，响亮如同号角，深沉好像季节深处的低语，苍凉好像忧伤动情的音乐，悠长好像永不消失的尾音。呼啸的风声，适合一个人听。听着听着，你会觉得风带你去了村庄外面的世界，天地无边无际，整个空间越来越壮美苍茫，越来越辽阔遥远。风是村庄的过客，带你来一场义无反顾的出走。如果不是风的造访，你怎会知道世界如此之大。村庄之外还有高山，高山那边还有大海……风辽远，世界辽远。这样的时候，我站在村庄的边缘，想起电影《听风者》中的台词：“简单好，就像这里，只有风声。”当世界简单得只剩下风声，心就开阔起来。我坚信，是风把我从村庄带走的。

风过村庄，呼啸成歌。每当寒风来袭的时候，村庄的人就会猫在屋子里，享受冬日里那份特有的温暖。风吹得窗户微微作响，树木也不时发出响声。家家户户围着温暖的火炉，吃着美食，聊聊天，再说说对未来的期望。尤其是风声嘹亮的冬夜，村庄就像躲起来冬眠的小兽。任风来了又去，我自岿然不动。有时人们会停下来，侧耳听风声。

一场风之后，村庄成为一幅简约的水墨画。天和地，房屋和树枝，只剩了线条。冬日村庄，简约悠远，平淡静好。村庄里的枯枝败叶和细碎之物被风卷着，不知道吹向了哪里。我相信，那些东西一定有固定的去处。风过村庄，就是来带走它们的。风过村庄，再走很长很长的路，最后抵达一个更遥远的地方。

冬天的风声啊吹，大概是为了迎接另一场风的到来。那场风，就是人们在寒夜里念叨过无数次的春风……

□王建中

一川纳林河水，其实是滴水的绵延，携着黍稷的香气，嗅到青竹的甘爽。从汉家的城墙下流过，淌成一条时光的河。

美稷——这名字本身就像一粒金色的粟，降落在北疆温厚的黄土中，生出根脉，长出城池……当年汉武帝筑城于此，取“美稷”为名，心里装的是整片北地的风烟。黍稷丰茂，五谷蕃熟，便是江山最朴素的理想。可这座城终究没能只做安静的粮仓，它成了呼韩邪单于的庭帐，成了文姬命运里的一曲筚路蓝缕的音符，成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见证。

滴水记得那些骑竹马的孩子。郭伋的车驾在野亭停驻一夜，不为风雨所阻，只为不负童子之约。那一夜星光该有多亮？亮到足以照见千年后史书里“诚信”二字的重量。也记得张骞驻守时，众人扶老携幼而来，说“汉使如父母”——刀兵能划开疆界，仁德却让人心生共同的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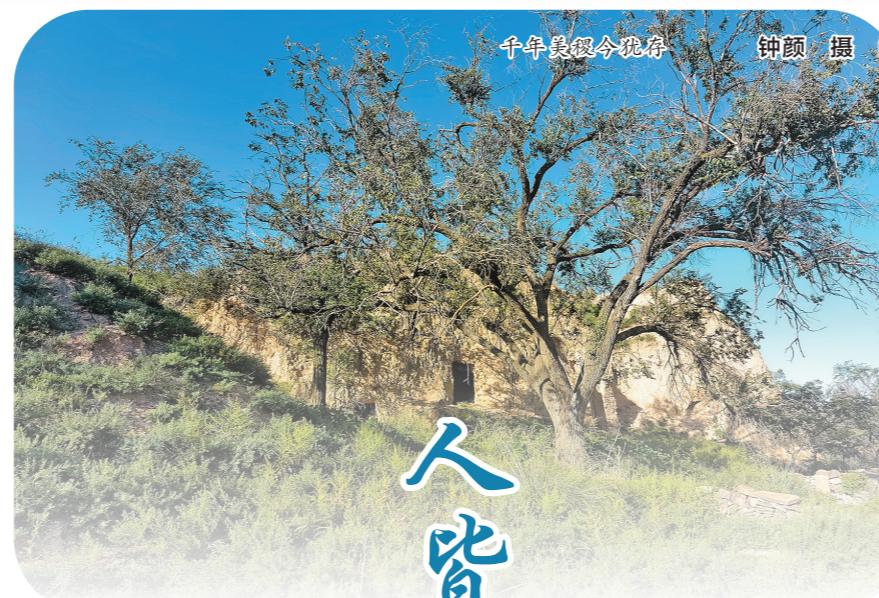
美稷城如今城垣已坍，唯余野稷摇风。捧起一把泥土，里面沉睡着汉瓦的青灰、匈奴箭簇的锈色，还有无数个“合一家”的黎明。滴水仍在流，淌过故城遗址，淌过美稷旧乡的田畴。社稷之重，不在宫阙高低，而在每一株垂穗的稷禾里；天下之大，终要落在炊烟相望、竹马相交的寻常人间。

很多年后，滴水去竹，秋老西河。北疆的风，吹过苍郁的鄂尔多斯高原，掠过纳林河潺潺的水声，最终凝固在一座名为“美稷”的古城遗址上。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坐标，而是一个文明的容器，一个精神的象征。在这里，“美稷”二字，从一款具体的物产，升华为一座历史名城的名号，最终淬炼成一种关于诚信守诺、关于民族相融的宏大叙事。它是一粒沉甸甸的黍稷，也是一部生长的史诗。

稷”之地，接受汉朝的援助，“生产发展，人口大增”，出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的兴旺景象。这何尝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美稷”之梦的实现？游牧民族也开始在这片土地上体验定居与农耕带来的安宁、富足与繁荣。

抱持的尊重。

这一夜等待，让“美稷”这个名字，除了土地的厚重，更增添了人格的光辉。它衍生出的成语“郭伋待期”与“竹马迎逢”，从此成为中华文化中关于“信”的典范。“竹马迎逢”描绘了官民相亲、其乐融融的理想治理图



人皆歌美稷

这粒“美稷”，因此超越了粮食的范畴。它也是文明融合的媒介。各民族或许语言不通，习俗各异，但对丰收的渴望，对安宁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美稷城，正是以这最原始的、关于生存与繁衍的共识为基石，搭建起了民族和睦与共存的平台。这座城，因“稷”而名，因“社”而重，它的一砖一瓦，都浸透着中华文明“民为国本，食为民天”的古老智慧。

二

如果说“美稷”奠定了这片土地的物质基石，那么，郭伋竹马的故事，则为这座古城注入了不朽的灵魂——诚信。

《后汉书》中那段温暖的记载，历经两千年，依然鲜活如初。东汉贤臣郭伋重返并州，行至美稷，数百儿童各骑竹马，欢欣雀跃于道旁迎候。这本身就是一幅极致的太平画卷——唯有在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环境中，儿童的天真、率直才能毫无顾忌地绽放在边城的城池之下。孩子们问归期，郭伋郑重告知。然而，公务提前完成，返回之日早于约定。是去是存，郭伋做出了一个足以光耀史册的决定：止于野亭，待期而入。

“郭伋待期”这一行为，其伟大之处在于“不失信于童子”。在成人世界中，孩童的约定往往被视为无足轻重。但郭伋却将之视作与君王盟誓同等重要。这体现了最可贵的“童叟无欺”的平等精神与契约意识。诚信，不是一种权衡利弊后的策略，而是一种发乎内心的道德律令，一种对任何个体，无论长幼尊卑，都

一致、一诺千金的道德丰碑。

这座城，因此不再仅仅是砖石土木的营造，而成为一个诚信的文化地标。每当后人提及美稷，便会想起那星光下的野亭，想起那份对童真的郑重承诺。这则典故，如滴水般涓涓不息，滋润着后世，让“诚信”价值观，成为美稷城留给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三

在美稷的历史长卷中，与“郭伋竹马”的诚信之光交相辉映的，是“张骞受敬”所展现的民族和谐之暖。

东汉时期，南匈奴归附，汉朝设使匈奴中郎将进行监护，其治所便在美稷。将领张骞率数百卒驻守于此。据《后汉书》记载，南匈奴部众主动拜见张骞，由衷说道：“我范氏世居塞下，自幼便知汉使节如父母，今日得见，诚惶诚恐！”这句话，情真意切，重若千钧。

“汉使如父母”，这并非谄媚之词，而是南匈奴部众在长期和平交往中形成的真切认知。它源于汉朝提供的真诚援助，源于像张骞这样的驻守将领所秉持的公正与仁德。

“张骞受敬”的故事，是“化干戈为玉帛”的理想在历史中的一次成功实践。在美稷城中，汉军与匈奴人不再是剑拔弩张的对手，而是共同维护边境安宁、促进经济发展的伙伴。美稷城，成为民族融合的熔炉与和谐共生的样板。

四

青梅竹马的文化意义深远而丰富，远远超越了一个简单成语的范畴。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与文化基因中，是东方情感模式的经典缩影。“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长干行》。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商妇对远方丈夫的思念，追忆了他们童年时嬉戏玩耍、两小无猜的情景。它是一个高度凝练和优美的文学意象。

“竹马”作为一种儿童游戏，历史非常悠久。而美稷正与“竹马”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汉代时，美稷城长满青竹。竹马迎郭伋是历史上关于“竹马”活动非常著名且最早记载的事件。这证明了“竹马”游戏在汉代已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儿童活动，并且因为郭伋的德政，使“美稷”和“竹马”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虽然“青梅竹马”这个成语本身不直接源于美稷，但李白用此典故，却催化了一朵绚烂之花，一首名垂千古的唐诗绝唱。美稷城也成为竹马游戏的源出之地，并催生了另外两个成语：竹马迎逢与郭伋待期。

但使人皆歌美稷，故应此即是甘棠。

五

美稷，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地标意义是由“美稷”“郭伋竹马”“张骞受敬”“青梅竹马”这四个层层递进的文化内核与意象共同铸就的。

美稷——代表了农耕文明的根基意识。郭伋竹马——彰显了中华文化中诚信守诺的核心价值，为这座边城注入了温暖而高贵的人格力量。

张骞受敬——展现了各民族和睦相处、互相尊重的美好蓝图，是“和合”文化的生动体现。

青梅竹马——是其审美与具象之合，让我们遥想青梅竹马的渊源，想到李白，想到清纯真挚，这片土地顿生钟灵毓秀之气。青梅竹马与竹马风俗源出于此。

这四者共同铸就了美稷城的美好身份，它既是一座实体的军事重镇，又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见证了战争的残酷，更见证了和平的珍贵；它经历了民族的纷争，更孕育了融合的希冀。

如今，历经沧桑的美稷城遗址，静卧于准格尔的黄土之上，滴水依然流淌，仿佛诉说着过往的故事。那粒名为“美稷”的种子，早已破土而出，茁壮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那是对家园安宁、仓廪丰实的永恒期盼，是对言出必行、一诺千金的执着坚守，也是对天下大同、民族和睦的深切向往。

站在美稷城的城墙上，我们聆听的不仅是历史的回声，而是面向未来的深切启示。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诚信之贵，和谐之美，纯真之爱，如同永不湮没的坐标，指引着人们找寻到自己的根脉与方向。

美稷，其意深远，其光永恒。

风北韵疆

牧野风情

(组诗)

□王志勇

生命

夕阳把草原烧成了金色
旷野只剩下风声

一峰分娩的母驼
努力抖动着身躯，呻吟着
远离驼群
当夕阳落在它的两个驼峰中时
它跪在地上，极力地顶住
想让它的孩子睁眼就看到光芒

随着一股血水喷出
驼羔落地，夕阳终于为它进行了洗礼
一个生命自然地诞生在大自然里
就像草，枯了又绿，绿了又黄
颤巍巍站起的驼羔，惊奇地看着
最后一抹余晖
照在母驼的脸上
白色的绒毛，竟染上一层潮红
抖了抖颈须，就像抖落了一座山的沉重
轻盈的身躯，踩着熟悉的大地
走向驼群

浑善达克

我不知何时来到这里
松散的身下，黑白交替
耳畔的风把孤寂撕裂又缝上
无数个自己，拥挤着，变幻着

有时，望见一只苍鹰
那身躯多像一只船
或许我真的来自加勒比海
带一把自由的火种
洒灭在潮水里

一日，我的身边长起了许多树木
让我的眼，不再干涩
路过的风，柔美许多
甚至还给我一个轻轻的吻
或许，这就是我的归宿
让我目睹，绿草盖起的楼房
小溪沐浴的酣畅

浑善达克
细雨，让我想起了它曾经的名字

当夕阳把森林染成了万花筒
飞鸟纷纷入林

风中草原

风中草原，会哭泣
有时会延续几十里路
辽远，就像一个大音箱

风一次触碰
轻抚过，摇动过，甚至暴击过
每一株草的经历
都是一幅画

牧归，是最美的时刻
吃饱喝足的牛羊
就像放学回家的孩子
欢叫着，跳跃着

炊烟升起，奶茶溢出香气
沾了酒的长调飘向夜空
星星也醉得摇晃了起来

清泪

那从身体里流出的水
那从眼眶里奔涌出的清泪
悬在半空

雷鸣不曾撼动
闪电从身边滑过
它环视着，沉思着
这个清冷的空间
幻觉如雾般迷蒙

冷风吹过
心，紧紧地揪了一下
泪珠滴落，随着“啪”的一声
刚刚还是偌大繁华的世界
此时竟无一人

星诗空

□博尔姬塔娜

夏秋雨连绵，大黑河和小黑河水位猛涨，天晴时，水鸟在空中画着弧线，水鸭在水面画着波纹，像一张巨大的黑胶唱片，走近些，仿佛能听到碎银一般的北地歌吟。

我家在大黑河北岸不远处，闲时常来散步，一日忽见漫山遍野，堆花填朵，雪白的粉蝶儿飞着，吃了蜜的蜂儿舞着，婀娜的芦苇摇着，巨大的风车站着，河岸几十公里铺满紫色的马鞭草花海，这样秾紫的紫色，是专门让人做梦的吧。

今年的河岸边格外斑斓，一路走去，一段格桑花，一段红高粱，一段黄迎春，一段青玉米。矮的灌木，高的杨树，无不绿油油、碧森森。

向西走去，水声琅琅，阒无人迹。远处一只五彩斑斓的风筝，恰似一只灵动的飞鸟，在湛蓝如宝石般的天空中肆意翱翔。

大黑河，据《水道提纲》记载，蒙古语

花的岸

名为伊克图尔根河，后因流域内土质黝黑而称大黑河，为黄河上游末端一级支流。大黑河流经呼和浩特市近郊，于托克托县城附近注入黄河。在内蒙古境内，黄河流向由西向东，大黑河干流由北东方向流来，形成对流格局，故称逆向水流。小黑河流经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赛罕区、玉泉区，最终在土默特左旗汇入大黑河，是呼和浩特环城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条河流在南北朝时期《水经注》中称“芒干水”，隋唐时期名“武泉水”，辽代定名“黑水”，清代明确分为大黑河、小黑河。

这两条了不起的河流，养育了两岸的各族人民。

清晨，小黑河总是笼罩着一层

名为大黑河的波涛，也曾为王昭君的琵琶声声唱和。相传当年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一行抵达大黑河岸边时，忽然狂风骤起，沙尘飞扬，人马前行受阻。昭君怀抱琵琶，从容不迫开始弹奏，不一会儿便风止浪息，云开日朗，“大珠小珠”落入河水，鸟儿盘旋而歌。

大黑河还有好多美丽之处，在千岛湖景区，湖中小岛星罗棋布，银鸥、赤麻鸭等众多鸟类在此栖息、飞舞、嬉戏，组成了鸟类的天堂。

林下野萌宠乐园是孩子们的天堂，可以和羊驼、垂耳兔、梅花鹿一起玩，体验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

清晨，小黑河总是笼罩着一层

风且吟



草原深处的勒勒车
犁夫 摄